

土地開發與社區發展的平衡點

實事 廖事

近年樓價飆升仿如脫韁野馬，即使是中收入的一群打工仔也大歎置業難；中收入的社群如此，基層但求一小小蝸居以立錫，亦殊不容易。土地供應少，住屋需求大，再加上橫衝直撞的外來資金，早已炒得熾熱的樓市，就只有熱上加熱。歸根究底，不就是供求失衡所致嗎？故此，特區政府既為香港土地的最大管者，調整供應之責以應客觀環境之需乃份內事，責無旁貸。不過，事已至此，再將「錯失時機」、「後知後覺」的責難話多說幾遍，也解決不了刻下土地供應的難題；故倒不如積極向前望，思考持續可行之計，重新為土地開發與社區發展定位。

開發土地新供應不是容易事

好些人經常提出，土地供應不足就增加土地供應建房。目前，香港的土地開發比例不及25%；而用於住宅用途的，更只佔當中的約7%。然則，香港土地進一步開發的空間實在不小。的確，香港的土地開發未盡，但是，要完善的開發一片「新大陸」，卻不是隨便的說說便成。香港山地多、平地少的情况，增加了開發的成本；若論新界西北的鄉郊偏遠土地，開發時既要平衡鄉郊文化及大自然生態的保育，更需要細緻的基建規劃；至於開放邊境禁區發展之討論，到今天還未有定案。所以，開發新土地以供興建住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社區民生從來都是複雜的問題

即使上列的問題都完善的處理掉，社會共識亦成功凝聚了，土地供應增加，所謂由生地轉成熟地的程序又全速進行，我們還要更多的關注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社區民生的發展。例如，東涌市鎮建成多年了，還沒有足夠的社區康樂設施；且到今天，還未有一間綜合性的地區醫院，合理嗎？另一個例子，屯門及天水圍亦已發展多年，但仍然未能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民生經濟社區」，當地工作職位少，需流動外出至他區工作的人口多，鄰里關係的發展機會，就是如此的消失於每天舟車勞頓的路途上。更甚的是，聚居於此的很多是較基層的市民，但卻要承受(如食物和生活日用品)物價較高的生活壓力。

昔日悲情城市不可再

如果，單單是增加土地供應，興建住房，就能一併解決這些早已浮現於眼前的新區民生老大難題，當然就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一樣的新區發展方程式，只會如倒模般複製出一式的社區困局。若然，我們已了解到欠缺人情味和人性化社區發展規劃思維，為這些新區所帶來的苦果，便該更明瞭開發新區，處理好社區民生之事，從來都是複雜的結構問題。前車可鑑，增加土地，提供住房，還不算是完備的社區發展規劃。過去欠缺人情味，只追求量化的發展思維所催生的絕望感，既不該一，更不可再。我的確關心基層的住屋問題，亦明白住屋需求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是我們還該堅持土地開發與社區發展取得平衡，切不可為落實政績工程，而重蹈昔日悲情城市的覆轍。

潘佩璆醫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陳家洛是不知道還是不肯承認錯誤？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陳家洛可以自行解讀區選結果，但只要看看多個民意調查，就可見公民黨的激進路線才是民望大跌的主因。陳家洛如果這樣還說看不懂失利的理由，他究竟是不知道還是不承認錯在何處？這樣的黨主席也太丟人現眼了。梁家傑及陳家洛現時已成為公民黨最大負債，但黨內大老要死撐激進路線，所以要死保兩人，犯了大錯仍然可以雷打不動，這可能是公民黨獨有的政治風景線。

公民黨在區選後引發新一輪的黨內鬥爭。創黨成員湯家驊及多名黨員先後向中央發炮，指黨魁梁家傑帶領的激進路線是令公民黨區選受挫的罪魁禍首，並且批評黨領導層背棄中產市民，與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沆瀣一氣，堅持激進路線，導致公民黨走上不歸路。加上一眾領導層向來親疏有別，在區選日為保住陳淑莊可以山長水遠走到山頂助選，但對於一些勝負差距極小的選區但非嫡系人馬卻望都不望，這班藍血大狀的政治倫理可見一斑。黨內各種不滿終於在區選後爆發出來，雖然事後在余若薇、吳靄儀一班大老力撐之下，梁家傑成功過關，下台不但不必再提，甚至連異議聲音也被一班大老消滅於無形。

沒有反省 仍為敗選尋藉口

不過，梁家傑經此一役黨內外已經誠信盡失，戀棧權位的形象已經深印市民心上，這固然是他自作自受，但另一名帶領公民黨走向激進的重要人物，仍然沒有反省，仍然為敗選尋找藉口，仍然對激進路線始終如一，這人就是公民黨主席陳家洛。他日前在



■梁家傑及陳家洛已成為公民黨最大負債。

報章寫了一篇題為《團結迎難而上 說理贏回民心》文章，表面上說會「痛定思痛」，「重新振作」云云，但客套說話過去，筆鋒一轉，即自吹自擂公民黨「予人感覺是一班堅守民主和公義的原則，捍衛人權、法治、自由的專業人士。我們在議會中監督政府和官員的表現和提升議政水準的工作亦得到肯定。」但何以在區選卻得不到支持呢？陳家洛說這是因為市民不理解他們，所以公民黨得出的結論就是「要着手加強我們跟市民溝通，透過聆聽、研究，歸納民間的智慧和意見，進而提出有力的社會願景及政策建議來加強市民對我們的信任。」

陳家洛這篇文章，所謂檢討汲取教訓也者，不過是杜悠悠之口的說辭，說穿了公民黨一眾領導層完全不認為自己做錯，絲毫不覺得是由於自身的倒行逆施而受到選民懲罰，按照陳家洛的邏輯，兩宗禍港官司都是為了「捍衛人權、法治、自由、公義」，相反反對外來港的絕大部分市民都變成了「反人權、法治、自由、公義」之徒，需要公民黨多多教導，這種眼高於頂的態度，不但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更顯示這些人從來都不理會市民感受，不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打着虛偽的「人權、法治、自由、公義」大旗，卻行禍港之實。選民的投票已經相當明確地反映不滿，公民黨的死症，地區工作不足可能是其一，但不是致命，因為公民黨過去都沒有什麼地區工作；激發大量中間選民出來投票的主因，正是公民黨與民為敵的行為犯了眾怒。陳家洛身為主席，不從大局方向上着手，扭轉激進路線的不歸路，相反一味尋找藉口，四處推諉，甚至反指選民貪圖小利不識大義，這是哪樣的從政人士表現？

激進路線已是死穴

事實上，陳家洛可以自行解讀區選結果，但只要看看多個民意調查，就可見公民黨的激進路線才是民望大跌的主因。日前公佈區選後的民調顯示，激進反對派如公民黨、「人民力量」議員得分再次大錯，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評分暴跌0.65分，得2.42分；同樣未肯「認錯」的余若薇和陳淑莊，評分分別急跌0.38及0.34分，得2.88及2.71分；「人民力量」黃毓民就錄得是次調查的最大跌幅，評分下跌0.73分至2.03分，陳偉業評分亦急跌0.33分至2.14分。民意清楚向反對派激進勢力「說不」，再加上區選結果，陳家洛如果這樣還說看不懂失利的理由，他究竟是不知道還是不承認錯在何處？這樣的黨主席也太丟人現眼了。

梁家傑及陳家洛現時已成為公民黨最大負債，但黨內大老要死撐激進路線，所以要死保兩人，犯了大錯仍然可以雷打不動，這可能是公民黨獨有的政治風景線。

外傭不應獲得居港權！

——香港科技大學人口學教授涂肇慶談外傭居港權案

李志甜

近期香港外傭居港權案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事件背後不排除有政治勢力的干預。但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次外傭居港權案件的發生，從人口學、宗教、民族、外傭來港的本意等角度及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近30萬的龐大在港外傭，都是不應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

■香港科技大學 涂肇慶

2011年9月底，香港高等法院就首宗外傭爭取居留權的司法覆核案，裁定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判定外傭勝訴後，儘管有關官司正等候上訴，但根據香港入境處最新資料顯示，10月接到的外傭關於香港永久居留權的申請高達148宗，較之於去年的每月平均少於1宗，升幅高達147倍。事件引起了香港社會各界及普通群眾的劇烈反應。本期文章就外傭居港案專訪了香港科技大學人口學教授涂肇慶，請其從人口學角度分析外傭居港的走向。

10月31日，世界人口達70億。儘管很多人在疑惑世界人口是不是已經超出了地球可承受的範圍，但在我看來，這是個偽命題。從人口學角度來說，我關心的倒是當今世界人口結構兩極化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國際流動及由之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宗教、民族能否和平共處，能否允許外來勞動力獲得當地居留身份等。這些才是當下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也正因為國際勞動力流動存在這些問題，我更要改變初衷，反對外傭獲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權。」涂肇慶教授簡單明瞭、直截了當地說。

世界人口結構兩極化 勞動力國際流動不可避免

全球經濟發展速度不均衡，世界人口結構走向兩極化：發達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普遍走向老齡化，勞動力短缺；而新興經濟體的生育率卻大部分偏高，青年人佔據社會的主體，存在勞動力剩餘的現象。

「這必然要形成勞動力國際遷移的情況。發達國家為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從經濟發展不發達的國家引進勞動力維持經濟的增長。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為了經濟利益，也必然願意流向發達國家。」涂肇慶說。

正如涂肇慶所說，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不可避免。部分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們更認為，國際勞動力的流動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

(參見<http://wenwen.soso.com/z/q65874851.htm>)

最大規模國際勞動力流動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歐洲國家。由於戰爭的破壞，歐洲各國開始戰後重建，百廢待興，勞動力嚴重短缺。隨後，60年代的歐洲各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供需矛盾進一步顯現。為緩解這種矛盾，西德、法國、荷蘭均從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土耳其引進了大量的普通勞動力，大部分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

目前，勞動力的國際間流動共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單純的勞動力輸出，一般是個人行為，大部分屬於短期務工性質，從事的工作也為當地基礎工作，如家政、建築工人等。第二種是對外工程承包，即有組織、成建制地向國外輸出勞動力。這一類也屬於短期務工性質，工程結束後，勞動力便回到自己的國家。第三種是海外移民，這些移居者不僅在國外工作，而且正式在那裡定居，成為永久性居民。

(參見<http://wenwen.soso.com/z/q65874851.htm>)

民族宗教融合困難重重 允許外傭居港將留隱患

然而，從上世紀大規模開展的國際勞動力的流動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民族、宗教等諸多問題使從國外引進的勞動力與本國人群之間存在着巨大的衝突。」涂肇慶不無擔憂地說。

就在今年的7月22日，北歐的挪威發生了一起恐怖連環襲擊案，32歲的布雷維克裝扮成成員警在距離挪威首都奧斯陸約40公里處的於特島突然向挪威

工黨青年團夏令營營員開槍，導致了91人死亡。

最讓人意外的是，布雷維克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在為歐洲的民族謀取福利，沒有絲毫的悔意。在布雷維克看來，歐洲大陸正在迅速被外來移民取代，尤其是穆斯林民族。這些外來移民起初都是在歐洲大陸從事最底層、最髒、最累的工作，但是隨着移民政策的改變，這些外來勞工獲得了歐洲大陸的居留權，破壞了歐洲大陸原有的民族團結和宗教習慣。

同在歐洲大陸的德國，從60年代開始大批引進土耳其勞工，並從1990年陸續修訂「外國人法」（類似於香港的入境條例），使部分土耳其籍人員加入德國國籍。根據德國人口調查的資料顯示，2009年土耳其人約佔德國人口的4%。（資料來源於英文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Germany），儘管很多人在德國生活了20年以上，但是土耳其籍人習慣聚居，很少與當地德國人往來，大部分土耳其人傾向於不學德語，不情願融入德國本土文化，時不時還因為土耳其與歐洲國家的政治問題在德國境內爆發民族與宗教之間的衝突。

目前，在香港的近30萬外傭中，絕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近年來，菲律賓與我國在南海問題上爭端不斷，去年發生的港人在菲律賓遇難事件至今仍是港人心中的一塊傷疤。中國與印尼的關係歷來也都處於離離離離離。當然，儘管在港的外傭不一定會關注南海問題，不一定會關心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不排除有好事者利用這些在港外傭進行一些政治上的勾當，令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陷入不穩定的狀態。

「國際勞動力的流動帶來的民族、宗教之間的衝突是當今世界必須考慮和面對的問題。此前，我是非常贊同國際勞動力的流動並鼓勵他們融入當地的文化，但是現在我要改變我的觀點，從目前的現實來看，民族、宗教、文化上的融合很難實現。也許有融合得很好的例子，但是畢竟是極少數。因此，在港的外傭是絕對不應獲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權的，否則，將會留下很多的隱患，給香港的社會帶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一定程度上會損害香港人民和社會的安全。」涂肇慶立場堅定地說。

此外，香港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約6420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市區人口密度更高達平均2.1萬人每平方公里，在這樣的情況下，允許外傭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更是極為不理智的做法。

外傭來港工作 申請居港與其初衷不符

涂肇慶堅決反對外傭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傭居港與其起初來港的目的相悖。

「外傭來港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獲得比在本國更高的經濟收入。僱主付給外傭薪金、住宿、保險、機票、長期服務金等，外傭付出勞動力，這是一種再簡單不過的經濟關係，不存在所謂的人道、人權問題，更加不存在香港歧視外傭的問題。」涂肇慶直言不諱。

自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引進外傭以來，無論是香港，還是在港外傭的主要來源國（目前主要是菲律賓和印尼），甚至是國際社會，都明確和知曉赴港工作的外傭即使工作達到甚至超過香港入境條例的規定年限，也不能獲得香港永久居留的權利。

這是一個默認的共識，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從未發生如此聲勢浩大的外傭居港申請的原因。

也正因為這個共識，外傭在申請來港工作時的簽證辦理手續和提交文件要比其他類型的赴港簽證容易和少得多（根據入境處網站上外傭填寫的表格及需要提供的檔案證明比對得出）。

香港回歸14年後出現了此次的外傭居港權案件，不禁要問是不是有好事者在後面推波助瀾？顯然此次外傭大規模申請居港權並且採取打官司的方式申請，並不是絕大部分外傭來港的初衷！

「我個人認為，這次的外傭居港權案件的背後不排除有政治因素的干預，已經不是人口學或者是影響香港人福利那麼簡單。」涂肇慶絕不避忌。

香港缺乏勞動力 香港政府應採取新措施

正如前文所說，香港目前有近30萬外傭，若這些外傭因為各種原因集體離港，已經進入老齡化、面臨勞動力缺乏的香港在發展經濟方面何去何從？

「引進勞動力是香港的必須之舉。只是，從哪裡引進，以什麼方式引進，引進後做什麼？香港本地政府是不是能通過一些其他措施解決部分勞動力緊缺的問題？這些都是現在的香港政府需要審慎考慮的問題。香港政府在制定外來勞動力引進政策時，應充分考慮人口、經濟發展、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涂肇慶擔憂地說。

由於世界人口兩極化，國際勞動力流動不可避免。但各國在引進勞動力的同時又非常矛盾，擔憂新移民與本土居民之間的文化融合及因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因此在引進勞動力及對待勞動力的移民政策方面往往都是慎之又慎，通常都是採取較為嚴格的方式。

比如人口老齡化排名世界第一的日本對待外來勞動力時採取限制非技術移民的政策，明確告知引進的勞動力日後移民日本的希望渺茫。同時日本政府積極開拓新的就業方式。

「隨着日本女性就業比例的不斷提高，兒童日間護理中心的需求不斷增大，但是日本兒童日間護理中心卻僱用了很大一批日本本土的退休人士，這使日本年輕女性可以繼續在外面工作，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本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另一方面由於是日本本土人士在照顧小孩，在文化、民族、宗教信仰方面不存在衝突等相關問題，這不失為替代外傭角色的一個方法。」涂肇慶建議。

在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的同時，香港政府也應積極與勞動力過剩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加強往來，尤其應該和中國內地加強溝通和聯繫。

「香港已經回歸14年了，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從中國內地各個省份引進勞動力呢？我這裡指的勞動力不僅僅是指取代外傭的這部分勞動力，是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勞動力，包括香港目前短缺的醫生、護士等。」涂肇慶這樣建議。隨着香港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加劇，各行各業在將來都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儘管香港目前已有各種引進人才的措施，但涂肇慶從人口學的地緣性和親近性來看，從有着相同文化、相同宗教信仰的中國內地各個省份引進勞動力是香港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可行之路。

目前，中國內地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力人口比較高，滿足香港對於各種勞動力的需求並非難事，當然這也需要中央政府在這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涂肇慶簡介：

美國田納西州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兼任教授，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訪問教授，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人口學會常務理事，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

主要研究方向為我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及新加坡的人口變遷、環境與發展問題。涂教授還從事於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考察、合作項目等活動，他的學術研究成為聯繫我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及新加坡、美國、歐洲及世界組織人口與環境研究的橋樑。

(本文原載香港《鏡報》12月號)